

活埋蓝调里

珍妮丝·乔普林传

活埋蓝调里

珍妮丝·乔普林传

[美] 麦拉·弗莱曼 著 高晓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埋蓝调里:珍妮丝·乔普林传 / (美)弗莱曼(Friedman, M.)著;高晓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305 - 05514 - 0

I. 活… II. ①弗… ②高… III. 乔普林, J. —传记
IV. K837. 125.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4277 号

Buried Alive by Myra Friedman

Copyright © 1973, 1974, 1983, 1992 by Myra Friedm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mony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in 1973.

A revised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83.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010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活埋蓝调里:珍妮丝·乔普林传
著 者 麦拉·弗莱曼 译 者 高晓莹
责任编辑 杨全强 李冬梅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 × 1 168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298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514 - 0
定 价 29.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2169 025 - 83592317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译者序

已经装箱打包的回忆，纪念那美好的旧日时光

1992 年秋天，我揣着从学校社团借的 Janis Joplin 录音带，坐上指南客运从淡江大学到台北车站的黄牌车。星期六上体育课真是沉闷不已，一下课我就迫不及待地坐上客运，回到秋老虎散步的台北城。

翰江三星的录音带不知是哪位学长捐的。那时正是卡式录音带转换成 CD 的时代，许多学生一领到打工的钱，就逐步把录音带的收藏换成 CD。是故，社团里有好几大箱的录音带可以出借给社员。这些录音带大部分都是一般唱片行没有卖的，也许拜版权意识模糊之赐，只要知道管道，价钱倒是不贵。

把卡带塞进爱华随身听，一路晃回城里去。车程四五十分钟，自动翻面了两次。初听这音乐我不免皱了一下眉头。

拿出卡带盒看看是何方神圣。封面是好几格延续的漫画，但是因为从唱片的大小缩成卡带的大小，情节实在看不清楚。专辑名称是 *Cheap Thrills*。这是什么意思？

学长说这是摇滚乐的旷世杰作，决不能错过云云。音乐一放出来，原本以为拿到的是苹果西打，结果错拿了威士忌，一口灌下，只有错愕的一个字：“呛！”

那粗糙的乐队伴奏，就像箍了锈铁框的橡木桶，那乐音里包围

的女声，像被酒液浸饱了，发出刺鼻的味道，只要天外飞来一点点火星，就猛暴地燃烧起来。

这一烧，倒是把我的耳界烧开了许多。

社团编刊物的时候，我们尝试着译些杂志上的文章，题材是各自有兴趣的西洋艺人或团体，毕竟我们挂的是“西洋音乐社”的招牌嘛！那时开始零星地买些外国杂志像 *Rolling Stone*、*NME*，有时为了特定的艺人也去买 *Guitar Player*。我选了一篇 *VOX* 杂志上关于 Bootleg 的文章，又支援了另一组人马的“Jefferson Airplane”；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太多陌生的名词和单字，这是种苦涩的学习方式——但是相当有效。

1994 年，淡江的图书馆还没有改建成玻璃帷幕的电梯大楼。馆藏四散在几个学院各自的图书馆里。总馆书最杂，从风花雪月到掷地有声，从炙手可热到深居冷宫，书背后的那个牛皮纸小口袋，各自的际遇最是清楚。当时在我们社里，《活埋蓝调里》这本书是传说中的“传说”。身边的人谁也没看过，里面说的什么故事也没人知道，那时还没有发达的网络可查呢（也没有办法通过网络书店跨国买书，所谓亚马逊就是一片雨林！）。而我竟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找到了！

这么一大本，两个星期实在看不完，所以学校旁边的文具店就协助我备份保管了此一重要学术资料（再度拜版权意识模糊之赐）。刚开始，单字实在太多了，就好像穿了破鞋在石砾地上走，总不时要把鞋里的石子挑出来。更糟的是，观后忘前，愈看愈是不知所云。

后来，社团上音乐欣赏课，指导老师是当时新力唱片公司的李岳奇先生。他带来 Monterey Pop Festival 的纪录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Mamas and Papas 的 Mama Cass 听到 Janis Joplin 唱歌，

不可置信地张大嘴的一幕。Mama Cass 歌唱得极好，体格健壮肺活量大，声音有力却又带着柔美。但 Janis 嘶喊着、嚎叫着，你能说那是唱歌吗？

Janis Joplin 的歌好不好听？这实在是见仁见智。歌唱得好听的，古今中外实在多不胜数，但是唱得出自己风格又跳脱出“人类既有模式”就不多见了；尽管她歌声后的背景，只是二流乐手录的伴唱带，或是一段不对称节奏的打字机喀嗒声！

有天不知怎的就开始翻译起这本书来了。

那既不是翻译课老师指定的作业，也不是为出版社打工，纯粹就是个兴趣罢了。2000 年开始将翻好的文章登在 Music 543 网站的 Janis Joplin 版上，陆续得到些批评指教，也得到站长马世芳先生的大力鼓励。

进入职场后，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一天做一两页，忙的时候一停下来就是几个月。直到去年底滚石文化的段小姐通过马世芳先生的介绍联络到我，说有出《活埋蓝调里》这书的计划，这一套丛书会有《列侬回忆》、《大门》、《伍德斯托克口述历史》等，这在爱乐者的眼中确实是雄心壮举。当时的进度只做到第 13 章，接下来的部分只好奋力在下班后、出差旅程中、假期中完成。滚石文化的段小姐、李素卿小姐给予我很多的协助和耐心，让我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完成工作。

本书的审稿者江力平先生是专职音乐人，对于西洋古典及流行音乐及其典故学有专精，此书有他协助校对及注释，相信不仅增加了阅读的流畅度，对不熟悉美国文化及六十年代音乐的读者亦大有帮助。

高晓莹谨识

2004.9.30 台中

致 谢

这本书除了是传记，也同时是我个人的回忆录和新闻史料。收集本书的资料时，珍妮丝的朋友帮了很大的忙，其中许多人也同时是我的朋友。此外，对于其他居于外围，但仍在她生活和工作上扮演重要地位的朋友们，我也要致上最崇高的谢意。我特别要感谢的是琳达·格夫奈特(Linda Gravenites)、文斯·米契(Vince Mitchell)、外号“阳光”的派特·尼古拉斯(Pat Nichols, Sunshine)和戴夫·理查(Dave Richards)等友人；其中泰瑞·欧文不仅贡献出他宝贵的时间，还提供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来协助更新本书。他是珍妮丝此生唯一从小亲密的友人，他所提供的协助实是无价之宝。

我要特别感谢以下诸位的时间和配合，以及他们的热情支持：彼得·亚宾、山姆·安德鲁、戴夫·盖兹、“大哥与控股公司”的詹姆斯·葛里和理查·贝尔、布莱德·坎贝尔、肯·皮尔森、克拉克·派尔森和约翰·提尔这些“全速布基”乐队的男孩们。

我也要感谢以下诸位付出的心力：托比·班恩、马克·伯恩斯坦、约翰·鲍尔、唐娜·道舍、克里夫·戴维斯、约翰·费舍尔、维尼·弗斯可、南西·盖兹、山姆·高登、已逝的比尔·葛拉汉、黛安·格夫奈特、尼克·格夫奈特、约翰和乔安娜·霍尔、切特·赫

尔姆斯、理查·科蒙、丽莎·金德列、克里斯·克里斯多弗森、艾略特·梅舍、乔·麦克唐纳(“乡村乔”)、保罗·罗斯乔德、琳达·渥尔重和强尼·温特。

我要特别提出珍妮丝好友们的特殊贡献:演员彼得·科佑特,他的不凡口才实在令我折服。我也要特别感谢才华洋溢的鲍比·纽沃斯,他多次打破惯例接受我的采访,提供他有关音乐和社会的独到见解。

最后,我还要对伯纳·基阿理塔诺及爱德蒙·罗斯乔德博士致上最深的谢意。两位的经验及给予我的教导使我获益良多。

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吉姆·兰迪斯(Jim Landis),感谢他的执著和坚忍;还有我的经纪人爱伦·雷麦(Ellen Levine)给我的鼓励。

并对马文·荷明其博士(Dr. Marvin Hurvich)致上最深的谢意。

导 言

五十年代末期,德州亚瑟港出身的少女珍妮丝·乔普林(Janis Joplin),取道奥斯汀,大胆西进,震撼了旧金山。在那里,她成为了美国文化史中音乐表现上最令人兴奋和最有创造力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诞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的理想主义中,从民权运动中获致热情,这是一个融合了渐露头角的美国黑人文化和对布鲁斯音乐的无限热爱所成形的大音量音乐的年代。这是一个你可以大鸣大放自我主张的年代,它创造出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并且经由它释放的旺盛精力与热情,使得一种骄傲、出灵的美国原创艺术风格开花结果。吉米·亨德里克斯^①是此一时代最耀眼的音乐家;而珍妮丝·乔普林的才华,是最灿烂美丽的光芒。

1970年10月4日,珍妮丝猝死于好莱坞的一家汽车旅馆内。由于大量酒精催化了过量的海洛因致死,得年27岁;正和不到两个星期前,在伦敦服用药物后窒息死亡的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一样。珍妮丝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都在洛杉矶忙于专辑录音

^① 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 1942—1970):黑人吉他手及歌手,在电吉他演奏上具有前所未有的技艺与创意,影响日后摇滚乐发展极深。1970年因吸毒过量而死,与另两位同时期亦因毒品问题而过世的摇滚歌手珍妮丝·乔普林及“大门”(The Doors)乐队的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并称“3J”。

工作。这张专辑在她死后，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Columbia Records)定名为《珍珠》(*Pearl*)发行。那天，制作人保罗·罗斯乔德^①、“全速布基”(Full-Tilt Boogie)乐队的成员——当时她的“男伴们”，以及许多朋友和乐手们，都在录音室等她。但她始终没有现身配唱尼克·格夫奈特(Nick Gravenites)写的歌曲《活埋蓝调里》(*Buried Alive in the Blues*)。

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摇滚女性，拥有着无人能比的热情的布鲁斯歌手，也是自六十年代末期的风暴中脱颖而出的最伟大的女性艺人。在舞台上狂乱的表现与情感上的特立独行，她的人生如同划过天际的彗星般耀眼炫目——短暂、灿烂、稍纵即逝。她比其他同时期的表演者，更能象征那使她成为天才的那十年的时代心理状态；这段时期的戏剧性及令人瞠目的光彩，它的巅峰、高度活跃的性态度、它的急躁、它的活力，还有那该死的危险性，都让她将自己变成一个完全而炫目的原创者。要是有人说某个英国作家后来称呼她为“史上最伟大的死德州人”太过极端，相信我，这是有原因的。

及至今年(1992年)的10月，珍妮丝弃世已有二十二年了，而大约也就在那么久以前，我开始着手进行这本著作。要对珍妮丝这个经历时代考验的艺术家及时代象征，以及一个超越她身处时代的女性所留下的永久遗产表示心意，《活埋》(*Buried Alive*)这本书的再版，可说是对她的最高致敬。然而这个新版本也给了我一个特别的机会，除了让我得以省思在那么久以前，我描述珍妮丝生活的方式(二十年了！真要命！对我们？还是我？)，并且经由走出

① 保罗·罗斯乔德(Paul Rothchild, 1935—1995)：六十年代的著名制作人，除了珍妮丝之外，其最重要的合作对象是“大门”乐队及“爱”(Love)乐队。

悲伤甚至摆脱愤怒(噢,你知道的)的过程中,现在的我更能体会到她的重要性。

根据最狭隘的“友谊”定义,珍妮丝·乔普林的朋友实在少得可怜,说我是她死前最要好的朋友,一点也不为过。我也是她的宣传(说是负责“损害控制”可能更贴切),受雇于她的经纪人——已逝的阿尔伯特·格罗斯曼(Albert Grossman)。在她死后短短的四个月,我离开了这个待了近三年的工作岗位。这个惨剧的影响甚巨,不但造成心灵上的恐惧,更让我工作的状态产生剧变。曾经,我认为那些详情并不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得一一去面对。简单地说,我必须先解释我和珍妮丝之间的关系,我与她不仅有很深的私人情谊,同时我也在她的事业上有专业的参与。而她事业的发展,无疑在她的故事中占了极高的比重。

当她的事业转进纽约市时,珍妮丝在这个令人恐惧战栗的大都会里,除了我与另外一两人以外,没有其他朋友。她的死党们都在旧金山,她的心也留在那里。对珍妮丝而言,纽约这座城市在很多方面是个无情的杀手,对于与她私人关系最密切的乐队,“大哥与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也是。珍妮丝经常提到:打从一开始,只要想到每天驱动着这个城市的“野心、压力、冲劲”就会让她气馁;即便她自己已经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在音乐上自我要求最高的人。总之,在她短短几年的演艺生涯中,她的事业(以及她的生活),都无可避免地与阿尔伯特·格罗斯曼在曼哈顿东 55 街的办公室有所关联。

本书中描述了格罗斯曼办公室内的细节,也包含了阿尔伯特·格罗斯曼那威严仪容及其权力光环笼罩的双重效果。他是全国最杰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民谣及摇滚音乐艺人经纪人。他开

展了鲍勃·迪伦^①的事业；他组织起“彼得、保罗和玛丽”^②三重唱，他们在他的主导下大放异彩。在他经纪名册上的，都是才华洋溢的艺人；而在他办公室里工作，每天都像一趟通往炽热的六十年代的太阳中心之旅。然而，阿尔伯特·格罗斯曼看起来虽然像现代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③，但却是个少见的古怪人物。珍妮丝的麻烦是：她同时身兼天才与毒虫、摇滚歌姬与酒鬼的多重身份；而当这些问题真正开始浮上台面时，他却无法招架。除开一板一眼的生意经外，他并不善于言辞。所以，他给我的往往是一声含糊的嘀咕，而不是一个句子；当我们需要面对严肃的议题时，他会转过身去，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开。我曾听说他对人大声叫嚷的传闻，但我从来没遭遇过。大多时候他都相当有礼貌；基本上我们相处融洽，但是此人的行事风格十分令人丧气，而且太随性了。此外，除非你是记账的，否则在阿尔伯特·格罗斯曼的办公室工作，对女性而言相当辛苦。自从1968年2月我到职的时候就是如此，此后更是每况愈下。

差不多在珍妮丝去世的一年前，阿尔伯特开始渐渐减少了對城市的付出，藉以发展纽约州北部的事业。因此他聚结了一群怪人来维持办公室的运作，而这些人就如同飞翔的兀鹰一样下流。事实上，他们简直是无能，跟其他部门的活泼气氛比起来，他们这群小人物造成的不愉快环境实在糟糕。人是会改变的，在《活埋》

① 鲍勃·迪伦(Bob Dylan, 1941—):极重要的美国民谣创作歌手。原名罗伯特·艾伦·齐玛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

② 彼得、保罗和玛丽(Peter, Paul and Mary)三重唱于1961年组成,1970年解散。成员为彼得·亚鲁(Peter Yarrow)、诺尔·保罗·史度基(Noel Paul Stookey)和玛丽·崔佛斯(Mary Travers)。

③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美国科学家、文学家、外交家,对美国独立及建国有重大贡献。

这本书中,我充分说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活泼。现在我只能说,至少对我而言,在我任职的最后那段时期,办公室内的气氛很糟——如同步步逼近的乌云般,险恶而丑陋。

我之所以这么强烈地认为,是因为这些与我考虑写这本书的心境有关。我说的并不是气话,虽然我确实满腔愤慨,但更多的是空虚与绝望。这种感觉就好像秋千荡得很高时,想要抓住些什么,却在那令人心跳停止的时刻,发现根本空无一物;连一点支援也没有,也没有能好好解决这种无助痛苦的方法。因此,我写这本书的念头逐渐成为一种精神发泄;而当我决定要继续的时候,我非常清楚,这将是对于当时盛行的神话,例如“珍妮丝为了出世经验的探求而死”;“珍妮丝是存在主义者”;“珍妮丝投入大量的精力不屈不挠地探索生活”;以及最使我讨厌的说法:“珍妮丝鼓舞了其他人要像她一般,因活得完整活得精彩而死”等等说法的自杀式攻击。

我记得,在珍妮丝死后约 48 小时,负责管理办公室的本涅特·葛罗舍(Bennett Glotzer)便把我开除,并叫我立刻离开,我丝毫不在乎——大部分阿尔伯特的规定都不复存在,要不是我为了珍妮丝的死而心烦意乱,我会当着葛罗舍的面嘲笑他。不过我改变了主意,联络了在乡下的阿尔伯特。因此我得到阿尔伯特的许可,在足够的时间内带走一切我需要的和珍妮丝相关的东西。几个星期后,我带着剪报档案离开,同时也带走了身处于摇滚宇宙最核心的三年工作经验。这里面有太多太多东西可说了。

《活埋》成书的年代,远早于九十年代泛滥成灾的电影或摇滚明星自传与传记面市、并像冰雹般袭击着出版市场之前。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远在没有任何人或是任何亚文化的成员开始着手讨论药物、酗酒与失控的欲望,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冒险通往涅槃的方式之前写成。大体来说,我称不上是“病理学”的信徒,也不是

以今日备受谴责的激情主义态度来解释生命的。的确,如果珍妮丝的一生是远远孤立 in 广义的社会脉络之外的话,我也不会着手写她的传记。但珍妮丝的本质,似乎从这疯狂世界的中心一跃而出,事实上,它是被全体世代的心灵召唤出来。为了要解读并传达这场悲剧,我的内心要承受无与伦比的压力。

我知道历史之光将会照耀珍妮丝·乔普林,并尊崇她为无可取代的艺术家,承认她丰富的表达力将无人能以相同方式模仿复制。就某方面而言,她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现象,而且极具戏剧效果。看着她的同时就像被吸入大漩涡一样,那种感觉笔墨无法形容。她是个性欲高涨的女人,淫荡的天性似乎渗透了她的每个细胞。她绝没有隐藏任何细节,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的性需求。这股热情,就像瓦斯灯炬的火焰般,扑向了她的观众。她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满载着这种性欲的火药,焚烧进入心的深处,赤裸裸地露出灵魂的极限的时刻。

尽管如此,虽然在大众的幻想中,她的性格是无拘无束的代名词,但在她所处的时代的文化里,她是社会的残渣败类。珍妮丝的死,象征了此一狂热年代的最后一次发病;这病态的狂热,让人投入过度狂暴的精神之中,最后终将牺牲自己走向终点。不到一年之后,摇滚明星吉姆·莫里森^①的辞世,就像是残酷灾难后深沉无力的叹息。然而在那个时代,能够象征时代的基调、性情及情绪的人,还是首推珍妮丝·乔普林。她信奉的是当下的时光,蔑视未知的未来,享受本能的驾驭。她一再重申这些信念,可是这些信念对她有多重要,她的恐惧就有多深。离她的自我信条产生的根源处

^① 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 1943—1971):“大门”乐队主唱。1971年死于吸毒过量。

其实不远，她只是“一个来自亚瑟港，没有什么才华的丑小鸭”。珍妮丝是个善于诠释的艺人，她可以将别人创作或唱过的曲子，变成她自己的。较不为人所知的是，虽然她自己只有为数不多的创作，却都是上乘之作。在《羽宙布鲁斯》(Kozmic Blues)这首主题为描述失去爱情的痛苦、寂寞与永无回报的歌曲里，她唱出了有如坠入无底深渊般的痛苦，她对于当下的态度，可以在音乐中得到对照。然而总会有个不凡的转折说：“但是那没有关系，宝贝——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不断尝试。”这就是典型的乔普林。

无论如何，珍妮丝投入大量的精力，不屈不挠地探索生活，我想这也是最终使我投身撰写这部传记的原因。我不认为这些是梦想，毕竟决定要公开地谈论这个主题并非易事。我苦思良久，再三考量可预知的冲突后，才决定继续写这本书。

乔普林一家在珍妮丝死后，收到了数千封来信。信中表达着深沉的哀痛，与毫不矫饰的失落感。珍妮丝拥有无与伦比的魅力，许多人对她引人注目的华丽外表下的脆弱表示关心。我相信通过这本书，她的特质将会更显清澈。然而一如我当时所见，这些信多半是表示吊慰之意，我确信应该和我讲述的事情关系不大。我写《活埋》这本书，并非是要宣扬某人的路线，或是为了取悦她的家人（虽然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做到），或是抚慰她其他的朋友。珍妮丝总是坚持和我一样的信念，就是“事实不容协商”。上天知道我对她毫无困惑。我有我的观点，也不打算曲意顺从任何人。我是想要写部神话，没错！但更精确点说，我要站出来狠打一棒。

1989年冬天，我认识了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名叫司各特·梅洛(Scott Merrell)。他是新西兰银行的债券期货交易人，但音乐

才是他的最爱,激发了他真正的天性。这个人可以深深地沉浸在马勒^①的交响音乐中,然后隔天同样专注于伟大的雷·查尔斯^②的乐句中。所以当我们相遇时,我被深深打动了。然后他告诉我,他最热爱的两个人,一个是珍妮丝·乔普林,另一个是——听好了——是艾拉·菲茨杰拉德^③;两者间毫无共通之处,但从他那里我学到了高度控制下的完美和天然未经琢磨的热情,在一颗博学而诚实的心中,两者同等珍贵,这真是太好了。

司各特·梅洛向我重新介绍了我这本书的主角的音乐。我又重新聆听珍妮丝。当我开始听司各特·梅洛私人收藏的一些乔普林至今从未公开发行的作品时,耳朵好像重新再长了一次。当你真的很专心听珍妮丝时(我已经好几年没这么认真了),很容易地,你就可以听到她声音中最惊人的特质。它虽然经常被形容成刺耳、粗嘎或咆哮,但实际上却超越了这些噪音,进入了她希望自己能创造出的和声学中令人惊异的抑扬顿挫。聆听一系列珍妮丝·乔普林的音樂,绝对会听到细微的音符变化,而在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悲鸣中,你甚至还可听到由滑音构成的和声,甚至好像能同时听到一整个完整的和弦。那种声音令人颤栗,不是因为技巧上的奇特(天知道,她真的有技巧),而是因为她藉此触及的并给予她的观众的势不可挡的情感力量。

她是一个特别注重歌词的歌手,听者绝不可能误解她歌词中

① 马勒(Mahler, 1860—1911):出生于捷克的奥地利浪漫派音乐家。作品有“第8号交响曲”等。

② 雷·查尔斯(Ray Charles, 1930—2004):美国盲眼黑人灵歌手,节奏布鲁斯音乐的先驱者。

③ 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 1917—1996):美国黑人爵士女歌手。有爵士乐“第一夫人”之称号。

的意义。在她演唱“大妈妈梭顿^①”的《爱如枷锁》(Love Is Like a Ball and Chain)的一个版本中,当她唱“我得知道为什么”,你会感受到:要是她不知道的话,她就会死。珍妮丝是个即兴歌手,她致力于完美的诠释,希望能忠实表现,特别是在录音室里。尽管如此,她十足的音乐才能,使得她一站上舞台就能立即表现,所以她能掌握时机即席演唱歌词,也能用和以往不同的次序与方式来诠释。此外,她擅用幽默的方式也是无人能及。描述孤寂之痛苦时,她会忽然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接着随着音乐的拍子大笑。她将幽默应用于吟诵中,但通常是用在最伤心的题材中,有些人其实无法接受她如此暴露自己的感受。

珍妮丝似乎引导了其他人的情感,带领他们到人们缺乏能力或勇气去达到的顶峰;好比是人们倾泻出情感,由她捡拾起来,再经由她的歌声倾泻而出。歌手丽莎·金德^②以前常在北滩(North Beach)的咖啡店听珍妮丝唱歌,她还记得一个如同布道大会般强烈的经验,感受到超然而绝对的信念:“我曾经看过人们讲述那种热情,但我从来没看过一个白人在福音布道会外的场合做得出来,除了珍妮丝·乔普林。”

在准备这篇导言的笔记时,我和“大哥与控股公司”乐队的鼓手戴夫·盖兹(David Getz)长谈了数次,并且和其他人有过多次谈话,包括彼得·亚宾(Peter Albin)、山姆·安德鲁(Sam Andrew)、詹姆斯·葛里(James Gurley);他们是在那早已逝去的日子,当世界是如此新鲜而充满期望时珍妮丝音乐家庭中的其他伙

① 大妈妈梭顿(Big Mama Thorton, 1926—1984):是美国黑人布鲁斯女歌手。原名威莉·梅·梭顿(Willie Mae Thorton)。

② 丽莎·金德(Lisa Kindred)是和鲍勃·迪伦同时期活跃于旧金山北滩地区的美国民谣女歌手,后转为演唱布鲁斯歌曲。